

本地劇團探索廣播劇 聲音演繹笑淚人生

劇場關閉，現場演出無法進行。本地劇團「三點水」另闢蹊徑轉戰廣播劇，創作「好聲好戲 Podcast Drama」系列，用聲音演繹劇本中的笑淚人生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圖：受訪者提供

「三點水」的藝術總監黃翰貞說，「想嘗試「好聲好戲」的念頭是從今年5月開始。「當時挺確定七八月的舞台很可能不能順利有演出，而我們團的創作向來不是只有舞台演出的，就想嘗試看將戲劇的演出放在不同的媒體上。」當時，劇團的駐團創作人之一羅淑燕提議不如試下玩廣播劇。羅淑燕早前曾在演出中為視障人士口述影像的經驗，對聲音的演繹有興趣。大家商量之下一拍即合，「在疫情下面，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，我們覺得這是很適合我們團隊的製作方向。」

然而剛開始嘗試就碰上不少資源上的困難。「第一階段的實驗是沒有資源支持的，都是問朋友租借錄音的地方去錄，比如一些band房，那整棟樓都是band房，我們在這邊錄，外面的環境聲音就有歌聲、音樂聲、鼓聲……時常錄錄下發現不行，又要搬要轉場。整個錄音的過程強度很大，有時錄完一天後幾天都不想說話。」但她形容演員都玩得很開心，比起舞台表演又是另一種創作的樂趣。

劇團現已相繼完成《有記號的妈妈》、《是誰殺死了鸚鵡？》、《作曲家的耳朵背叛》等作品，而早前，劇團也得到西九文化區管理局「藝術紓困計劃2020」的資助支持，展開「好聲好戲 Podcast Drama——想像未來系列」研究及實驗計劃。計劃不僅包括募集故事及製作以「想像未來」為題的廣播劇，還將開辦免費的配音班，在疫情衝擊下，為本地的演員提供嘗試另一種表演方式的機會。

「聲」變萬化

廣播劇的演繹和舞台表演截然不同。舞台劇有許多視覺上的呈現，透過整體的畫面、演員的動作和眼神，許多意涵便自然展現；而廣播劇則要靠聲音的設計、聲效的加持，以及對白的補充去表達。「兩者的節奏也不同。」黃翰貞說，「之前有些觀眾也會給我們反饋，說節奏可以更快些。去劇場看舞台劇，和我在地鐵上聽廣播劇，觀眾進入的情緒會不同。戲如果有太多的推進和鋪排，觀眾可能會覺得慢。畢竟心態也不同，在上班的途中，在交通工具上面聽，觀眾會想要更豐富、娛樂些。」

將劇作轉化成廣播劇，三點水最初的實驗並沒有重新去按聲音去遴選新演員，而是鼓勵原有的演員轉換演繹的方



式，去發掘聲音的無限可能。比如《有記號的妈妈》一劇，就脫胎自劇團原本的舞台演出《街貓》，創作團隊從原劇本中拿出部分內容改編，邀請原有的演員去做聲音演繹。只是在這個過程中，對聲音的要求更高更重。黃翰貞說，雖然演員只是對着咪演出，但一點不能偷懶，仍然要運用自己的身體動能來改變聲音的質感與效果。「我們很多時候認為，對着咪身體就比較懶惰，比如打鬥的場面表演不出來，很多時候是要靠演員的想像力去豐富、去刺激聲音的轉變，但是我們仍然要求他們要用多些自己的身體，比如跑步、爬山時的呼吸聲，身體動起來的時候是不一樣的，要多用身體去豐富。」

沒有了視覺的呈現，廣播劇需要靠不同的聲效去模擬環境，作出「聲臨其境」的效果。黃翰貞說，舊有的廣播劇表達比較直白，甚或是點評時事，「我們的出發點則是想要真實感，更接近電影感。」她笑言做後期的聲效對劇團來說也是新嘗試，要不斷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。「可能到網上自己去找一些素材，又或是自己嘗試配一些聲效，比如去營造遠、近的感覺，以及模擬生活中的一些聲音。剪接的時候也要很着重和聲線的平衡。」

重新發現聲音的可能性

當戲劇文本轉化為舞台劇，一系列的動作、眼神、接觸變成經由聲效或獨白去展現。黃翰貞說，從這個角度而言，劇本的可塑性會更高。「舞台劇總是想要在一個情景中有很多事情發生和推



進，廣播劇則像電影，可以快速切換不同場景。中間的轉折可以用聲效和獨白去交代。」聲音的演繹甚至可以解決某些視覺呈現上的困難。「比如第二個作品《是誰殺死了鸚鵡？》，舞台上未必做這個——要怎麼呈現鸚鵡在洗手盆裏面沖涼呀？可能要用戲偶，或者影子去表現。但是在廣播劇中，聲音和聲效已經可以很真實地呈現。」

黃翰貞說，藉由這次嘗試廣播劇，讓她重新發現聲音表達的可能性。「我一直也做舞台的導演和演員，在舞台上，太靠視覺的刺激感，視覺先行，反而很多時忽略了聲音的演繹。這次做了廣播劇才發現，原來聲音那麼有趣的，可以有那麼多的變化。會反過來覺得，平時我的導演方式也是多由身體和動作出發，容易忽略聲音的多變和豐富。而且我發現廣播劇給演員帶來更多可能。舞台上演員很受外形的限制，比如是不是貼近劇本中的形象。但在廣播劇中則沒有這種限制，一個很高的人也可以演繹小朋友。」

其實廣播劇在很多地區都是非常流行的文化產品，近年來內地也興起廣播劇商業化的小熱潮，有不少專業的配音工作室會將熱門小說改編成廣播劇呈現，其聲音演繹水平和後期製作都日趨成熟。香港則暫時未見有專門的廣播劇平台。黃翰貞認為，在香港做廣播劇，很有發展潛力。「香港人很忙，總是同時做很多事情，比如開車的時候，做家務的時候，上下班搭地鐵的時候，可能會習慣聽歌。我想，只要我們的內容是切合他們的生活的，那會有發展的潛力。當然，這種文化是要慢慢培養的。」

好的衝擊

疫情反覆下，舞台劇界一直處境艱難。黃翰貞認為，舞台劇界的困境並非來自於疫情的打擊，後者只是令早已存在的困境雪上加霜。「舞台劇界在這個社會上很難持續，因為我們來來去去的觀眾並沒有很大幅度的增加。我們早已經在一個困境中。疫情來的時候，只是更加讓人去想：藝術在社會上還有什麼價值呢？我相信是有價值的，所以才堅持一直在做。但是，當整個社會的生活節奏是這樣，當連健康都成為最迫切的問題的時候，誰還會去想藝術不藝術的問題呢？」疫情的確對行業帶來衝擊，不少藝術工作者沒有收入，需要轉行維持生計。然而黃翰貞最擔心的是捱過去之後，當演出逐步恢復正常，是否原有的痼疾就會消失？顯然不會，迷失感一直在。但樂觀點看，「很安逸的社會不會有那麼多的作品出來。在衝擊下，會迫使我們去想很多的方法，不論是做廣播劇，還是用其他媒介做戲劇的直播，大家都在找方法，也有不同的作品被做出來。從這方面說，這對業界來說是一個好的衝擊，對藝術家來說也是。我們很多人平時都是有很多其他的工作的，比如我以前也有很多教學的工作，當現在這些工作都沒有了的時候，剛好是時候讓我們自己去想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，讓我們思考，然後再繼續前進。」

迷失也許在，但不走就不知道路在哪裏。

文：梁偉詩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被時代病魔深深侵蝕 ——蜷川幸雄劇團《凱撒大帝》

《凱撒大帝》是日本國寶級劇場導演蜷川幸雄的「莎劇系列」第28部作品，2014年10月發表於埼玉縣縣之國藝術劇場。原屬莎士比亞創作早期的歷史劇《凱撒大帝》(1599)，雖以凱撒命名，劇本最主要角色卻是布魯圖斯(阿部寬飾)、卡西烏斯(吉田鋼太郎飾)和安東尼(藤原龍也飾)，凱撒大帝只出現三次。被刺早逝的凱撒大帝，既是群雄並起的歷史back drop，也是野心家亟欲取而代之的象徵秩序。《凱撒大帝》全劇以布魯圖斯的心路歷程、內心掙扎為主軸，描繪男主人公在情誼、國家、權位之間的抉擇。《凱撒大帝》從公元前44年凱撒大帝推翻羅馬共和國自立為王說起，幾乎匯聚貫穿莎翁歷史劇所有主題因子，預言家、書信、妻子的勸說、同夥的慫恿、謀反叛變後的不安、叛徒的出賣、閃現的幽靈等等，通通浮出水面。

作為蜷川「莎劇系列」的作品，《凱撒大帝》未許不是受到蜷川的病患影響，相對於早期積極圓融日本文化元素(如歌舞伎、能劇、櫻花、佛堂等)的《美狄亞》和《蜷川馬克白》，《凱撒大帝》的搬演採取簡約階梯作為權位象徵的舞台布置，加上centre the centre的母狼乳嬰巨型雕像，地標式豎立古羅馬象徵物，意味著羅馬誕生於一場兄弟(按：羅慕露斯與雷慕斯)自相殘殺的結果，側面印證亙古以來的政治鬥爭和流血衝突。天地不仁，野心慾望永劫回歸，你方唱罷我登場。

至於蜷川劇場美學信奉的「開場三分鐘決勝

負」，即在狼嬰巨像下的出場人物中實現。就著莎翁為後世詬病的「讓《凱撒大帝》出現伊莉莎白時代所沒有的帽子、緊身衣、厚重大衣等現代服」，蜷川在開場的一瞬，安排演員都穿上這些「飽受批評」的現代服踏上台板，然後一秒卸下，展示出既調侃莎劇「謬誤」，亦預示《凱撒大帝》故事的超越時空特質。蜷川「開場三分鐘」狠狠為《凱撒大帝》定調。當然，蜷川「莎劇系列」改編大多相當「話劇」，特別冗長的台詞、七情上面的放大表演，更不會漏掉蜷川簽名式「夕陽武士」ending：主人公從高峰墜下，「夕陽」從血紅歸零黑白。《凱撒大帝》的凱撒、卡西烏斯、布魯圖斯皆命絕於階梯上，登高跌重，歷來帝王將相莫不如是。登臨的勝利者安東尼，在另一齣莎劇亦難逃一劫。

比照蜷川揚名立萬的櫻花版《蜷川馬克白》，甚至後來以日本前現代貧民窟為背景的《哈姆雷特》，《凱撒大帝》並沒有搖身一變為江戶時代劇，扎根於當代劇場表演形式，善用彩之國藝術劇場八百座位的中型劇場空間優勢，恣意將舞台界線伸展到台下。如卡西烏斯抓着女觀眾細訴哀腸，戰爭場面直接從觀眾席殺上舞台等等，既是蜷川慣技也是歷史劇與觀眾拉近距離的一種方式。

蜷川「莎劇系列」自有原劇本的局限，沒有蜷川社區劇場《烏鴉，我們上彈吧》和改編自村上春樹小說《海邊的卡夫卡》般靈活跳脫、隨心所欲。莎翁歷史劇卻與日本武士傳統故事靈犀暗通。不論是卡西烏斯、布魯圖斯，均飽



含英雄末路的悲壯感。最後安東尼發表體面優雅的哀悼之辭——第一句「Friends, Romans, countrymen, lend me your ears」(按：「各位朋友，各位羅馬人，各位同胞，請你們聽我說……」)——成功操弄群眾情緒，將刺殺歸罪於叛徒，藉此攀上權力高峰。觀眾都暗暗看透終局，意氣風發的剎那，等待着他們的只有寫在牆上的宿命。正如蜷川幸雄在《千刃千眼》一書中的嘆唱：「我們都是被時代病魔深深侵蝕的患者。現在我已經上了年紀，當導演也過了二十二年，但還是繼續地被戲劇這種病魔侵蝕。而這種病惡化的速度漸漸加快，一路奔馳倒數，直到終點。」

蜷川幸雄於2016年5月病逝。始於1998年的「莎劇系列」，據說還遺下幾部未完成作品，包括當時排演過的《一報還一報》，另一部則是《亨利八世》。蜷川幸雄劇團於2017年12月起由吉田鋼太郎接力擔任導演，致力完成全數37套「莎劇系列」。《亨利八世》由《凱撒大帝》原班人馬阿部寬飾演英國歷代君王「最不道德」的亨利八世，吉田鋼太郎演繹重臣沃爾西樞機，是為蜷川「莎劇系列」例數第3套，即第35部。

《凱撒大帝》舞台映像原定於8月中在香港百老匯院線放映，後推遲到9月電影院重開時，旋即滿座。發行方表示仍未確定之後會否加場。讀者可關注院線網站的不定期更新。

簡訊 打造劇院命運共同體 「世界劇院聯盟」北京成立

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)由國家大劇院主辦的「2020世界劇院北京論壇」，9月9日、10日在線上舉辦。今次論壇主題為「疫情中的危機與機遇」，論壇期間，「世界劇院聯盟」正式成立，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的24家表演藝術機構成為聯盟創始成員。國家大劇院院長王寧表示，在疫情衝擊背景下，倡議做好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應對，制定可行的劇院防疫規範標準，同時重視新技術新媒體的應用，打造世界劇院命運共同體。

論壇選舉出阿根廷科隆劇院、澳大利亞歌劇團、中國國家大劇院、德國柏林歌劇基金會、阿曼馬斯喀特皇家歌劇院、西班牙馬德里皇家歌劇院、英國皇家歌劇院7家機構作為聯盟理事會成員，推選中國國家大劇院院長王寧擔任聯盟主席，阿根廷科隆劇院院長瑪麗亞·維多利亞·阿爾卡拉斯、德國柏林歌劇基金會總經理喬治·費爾特哈勒、英國皇家歌劇院首席執行官阿萊克斯·比爾德擔任聯盟副主席。

世界劇院聯盟將以開放包容、相互尊重、平等合作、互惠互利為原則，以共建世界劇院命運共同體為目標，旨在搭建開放多邊的交流平台，便利成員間開展互惠合作。世界劇院聯盟的常設辦事機構為秘書處，秘書處設於中國國家大劇院。而為了更好地為聯盟各機構各成員提供展示藝術作品的平台、搭建交流互鑒的橋樑，世界劇院聯盟官方網站(www.beijingforum.art)在9日晚亦正式上線。

以「藝」抗疫傳遞信心

英國皇家歌劇院首席執行官阿萊克斯·比爾德回顧了疫情發生以來採取的種種抵禦措施，包括降低董事會成員薪水、推行新的合約模式和工作方式、線上付費音樂會、線上音樂課程等。阿萊克斯·比爾德表示：「我們正在培養一種新的「社區意識」，希望藝術家和觀眾在演出之外也聚集在一起。同時邀請幕後人員深入我們的工作，目標就是培養一種共同渡過危機的意識，同時建立一種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。」

「疫情讓全球劇院行業遭受重創，但是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，劇院啟迪思想、陶冶情操、溫潤心靈的使命並沒有改變。」王寧介紹，今年疫情發生以來，中國國家大劇院取消了316場演出活動，面對疫情挑戰，劇院須積極創新求變，關注觀眾培育，深化交流互鑒。國家大劇院目前實現了「零感染」的目標，並積極開展以「藝」抗疫，打造10部抗疫主題藝術作品，推出近30場不同主題與形式的在線演出，向公眾傳遞共抗疫情的信心。

王寧倡議，為了全面增強劇院抗擊風險的能力，推動行業更加健康持續發展，劇院方面需做好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應對，如制定可行的劇院防疫規範標準，打造世界劇院命運共同體。

數字化演出變現紓困

數字化解決方案是美國大都會歌劇院應對疫情危機的重要舉措。「3月劇院關閉後，我們此前保存的現場演出錄像帶便派上了用場。」美國大都會歌劇院總經理皮特·蓋博表示，美國大都會歌劇院通過網站免費提供夜間歌劇流媒體服務，每晚上線一部歌劇供觀眾觀看。近期，又推出一系列在線音樂會，利用多角度攝像機和高品質錄音設備提升呈現效果，採用按次收費的形式，力圖將數字化演出變現。

目前，內地5G技術發展逐漸成熟。王寧則透露，中國國家大劇院將試水「5G+8K」應用，使得疫情期間的在線演出更加流暢清晰，增強現場感，豐富觀眾體驗。

周末好去處

「大館舞台」9月起公演 六個免費網上節目率先登場

大館日前公布，其最新表演藝術節目「大館舞台」將於9月開始上演。「大館舞台」包含舞蹈、戲劇、音樂及網上互動等多種表演形式，將由9月13日起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演出。十多個節目將分階段推出，本月則率先推出六個節目，包括編舞李偉能的《人為景觀(數碼進行式)》、音樂節目《維多利亞講……住些少先》、城市當代舞蹈團新作《雙雙》、黃碧琪作品《牢♀性》創作特輯、《有你，



故我在》(進行中)——在下世紀來臨前嬉戲，以及線上互動劇場《See You Zoom Again》。所有節目由即日起接受登記，節目詳情請瀏覽大館https://www.taikwun.hk/zh/。

「好像在那裏見過你」 楊學德作品展

海港城·美術館繼2016年展出「海港」楊學德作品展後，再度呈獻楊氏最新作品展「好像在那裏見過你」，並在展期內分兩期展出他的最新畫作。作品包括超過四十幅帆布本及數十幅紙本水彩作品，以獨特幽默的戲謔和超脫現實的規範，讓觀眾重溫往昔有趣的生活點滴。他亦嘗試對過去到現在的變化作出深刻的反



思和自省，希望為這些年來香港人面對的失落和鬱結，帶來哪怕只有點點的紓解跟慰藉。
日期：即日起至9月27日
地點：海港城 美術館